

## 高尔基世界文学所编《世界文学史》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廖余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 510420)

**提 要:** 由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持编撰的《世界文学史》共八卷十六册, 梳理阐述了从远古时期到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文学, 涉及英、法、美、德等国, 也包括西欧、东欧、北欧的许多小国, 以及亚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等以前文学史较少被关注的国家与地区。这部《世界文学史》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其中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可为我国本土文学史编撰提供新思路, 也可为我国文学史研究提供新视野。此外, 该文学史反映国外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对我国文学和文化对外宣传策略的制定和应用具有启发作用。

**关键词:** 《世界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史; 文学史构建

**中图分类号:** H35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世界文学史》(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是由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持、联合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外国文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历经数十年编纂而成的多卷本文学史巨著。该书共八卷十六册, 每卷由本卷总序、本编序言和正文(各国或区域文学史)、附录、参考书目、人名索引等组成, 于1983—1994年间分卷陆续出版。《世界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原计划出版九卷本, 计划中第九卷叙述1917年至1950年代的世界文学, 但最后审稿时认为第九卷尚不成熟, 需要重新撰写, 所以最后正式出版的是前八卷, 第九卷只是“征求意见稿”(刘魁立, 吴元迈 2014: 6)。该书的中文翻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吴元迈先生主持, 集合数十位译者, 历时十年, 于201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文学史》旨在评述从上古时代即文学产生之时起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历史运动, 并阐明这一运动的主导规律性(И. С. Брагинский, Г. П. Бердников 1983: 1)。是当今世界有史以来覆盖面最广、涉及国家和语种最多、学术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学史, 也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权威的世界文学史之一。分析该书对中国文学史的构建, 比较与中国学界不同的文学史观, 有利于中国本土文学史编撰的改进与完善, 也为中国文学研究拓展新方向。同时, 《文学史》反映国外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一定程度揭示了我国外宣政策目前存在的问题, 改进这些问题有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本文试分析《文学史》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构建, 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断代、编排方式、行文特点以及可商榷之处, 对应《文学史》第一卷上册第二编第一章“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容。

## 2 中国古代文学史在高版《世界文学史》中的定位

《文学史》中将世界文学从地理上分出三个历史-文化区域：欧—非—亚地区、南亚地区、东亚地区，认为中国是第三个历史-文化区域，即东亚地区的中心，该区域的中心是黄河流域。此外，《文学史》以社会历史形态更替为基础（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将世界文学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古代、中世纪、新时代和现代。中国文学史对应四个阶段的具体时间是：古代（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二世纪，包括夏商周、战国和汉代文学）、中世纪（从三世纪到十七世纪前半期，包括六朝小说和诗歌、唐诗、宋词、元曲和明初小说）、近代（从十七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包括明清小说及诗歌，以十月革命为界）和现代（1917年—1945年）。

《文学史》第一卷的内容是古代世界文学，即从远古时代起、从民间口头创作产生之时起到公元初为止世界文学的发展。第一卷上册共有两编：亚洲和非洲最古老的文学，古代世界的古典文学。其中第二编“古代世界的古典文学”中包括亚洲文学和欧洲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学，亚洲文学的第一章就是中国古代文学，该章的作者是孔拉德（Н. И. Конрад）。

在该文学史中，中国古代文学指从公元前两千年的中期到公元三世纪这一大段时间内的文学。此外，《文学史》提出希腊文学史可以分为三个大时代：早期上古时代、中期古典时代和晚期希腊化时代；而古希伯来文学史也可分为相应的三个大时代，所以认为同理可将中国古代文学史分为三个大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这三个大时代又分别叫做上古时期、古典时期和晚古时期。上古时期是《书经》、《诗经》、《易经》等进入历史的第一批作品的形成时代；古典时期是后来成为“经典”的文献——《论语》、《孟子》、《道德经》、《列子》、《庄子》、《春秋》、《孙子》、《吴子》、《管子》、《韩非子》、《楚辞》——的创作时代；晚古时期是多姿多彩的秦汉文学时代（И. С. Брагинский/Г. П. Бердников 1983：140—142）。《文学史》还指出，这样划分中国古代文学史也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即早期是周朝瓦解为各列国的时代（前十二世纪至前八世纪），中期是这些国家并存、强盛和社会及文化生活繁荣的时代（前八世纪至前三世纪），晚期是秦汉帝国时代（前三世纪至三世纪）。

### 3 高版《世界文学史》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分期

#### 3.1 上古时期

《文学史》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上古时期（早期）是部落联盟时代，即商朝（公元前十八世纪到公元前十二世纪）和殷朝（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前八世纪）时期。这一章首先介绍这一阶段文学的整体情况，再分别介绍主要的文学作品。

首先，《文学史》认为由于缺乏史实依据，夏朝并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朝代，而尧、舜、禹也只是神话中的圣王，关于夏朝的传说在公元前八世纪以前就已经形成了；上古时期的作品总的来说都是周朝的典籍，虽然考古发现了仰韶文化，但没有实物材料证明；而殷朝之前的时期都没有实物材料证明；殷朝得以流传下来的作品，要么数量极为稀少，要么已经经过了周人的改变，所以中国的文学史是从周开始的；殷时期的卜辞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早的典籍，但不属于文学；

随后，《文学史》分别介绍了周朝时期的演讲体散文、抒情诗、叙事诗和箴言体散文。演讲体散文包括《大诰》《洪范》《二典》《三谟》，以及古代宣言、文告、命令等作品汇编而成的《书经》；诗歌主要指《诗》，即由古代 305 篇诗歌，包括抒情诗和叙事诗汇编而成的《诗经》；箴言体散文包括《周易》和《礼》。上述典籍的共同特点是文本形成时间和作者不确定，都是多个时代汇编的集子，但其最早的那部分内容，可能形成于周朝。值得指出的是，在该书中，《书经》《诗经》《周易》和《礼》四部典籍都是通过孔子的《论语》来介绍的，即《文学史》认为《论语》中多次提到了上述四部典籍，所以猜测在孔子生活（公元前六世纪）的年代这些典籍就已经存在，或者是以某种形式存在。

本节最后通过孔夫子的《论语》探讨了文辞和文学的区别，并认为上古时期的上述多部典籍只属于文辞，并不算文学。同时指出，上古阶段的文辞在后来的古典阶段被有意地筛选编订，再被重新解释，于是在古典阶段就从文辞变为了文学。

### 3.2 古典时期

《文学史》认为历史事件“周室东迁”（公元前 770 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中期，即古典时期的开端，其标志着奴隶占有制国家的形成。古典时期指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古典时期内又可划分三个小阶段，第一阶段是各个国家城市发展的时期，即东周衰落，春秋时期；第二阶段是整体化阶段——既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的整体化阶段，而整体化是通过大国霸权来实现的，所以这一阶段即战国时期；第三个阶段是秦国霸权，最终攻破齐国之前。

在古典时期这一章，《文学史》首先按时间顺序概述了当时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周室东迁、诸侯纷争、春秋五霸等，同时简述了当时社会生活特点、文化发展以及社会思想派别，社会思想派别主要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两派。随后，按照时间线顺序一一介绍了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作品，包括《论语》《道德经》《管子》《孙子兵法》《春秋》《墨子》《列子》《孟子》《荀子》《庄子》《离骚》以及《韩非子》。

介绍上述文学作品时主要涉及该作品的文本形成时间、作者、主要内容、主要思想内核以及该作品的文学特点，这也是该作品被列入文学范畴的原因。例如，在介绍《论语》时，写到该书在公元前 400 年左右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了，其主人公为孔夫子，其作者是孔夫子的弟子，但具体是哪些弟子，无从考证。该书的文学特点是从多方面描写主人公孔子的形象，包括孔子与他人的对话中以及他人对孔子的评价，“这样一来，在读者面前就呈现了主人公的整个面貌，它是具体地多方面地表现出来的”（И. С. Брагинский/Г. П. Бердников 1983: 195），《文学史》认为仅凭这一点，《论语》就属于文学作品。此外，该节还介绍了《论语》的情节、主题、内在结构以及儒家思想，重点解释了孔子儒家思想的起源和主要观点，即孔子不满混乱、战争、人民受苦受难的社会现状，意图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而他认为摆脱困境的关键在于依靠人心中的“仁”改善人本性的不完善，而提高“仁”的手段就是“文”，即教育和启蒙。

上述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无法确定准确的文本形成时间和真实作者，即都是长时间、多时期内形成的文本，其创作者可能是书中主人公，也可能是书中主人公的门徒，还可能是不同时期的许多不同的人。例如，《老子》（《道德经》）中的主人公不是历史上周朝的守藏史李耳、《管子》很可能是由几部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各自独立的作品或者作品片断所组成、《墨子》是三派文本的汇编、《列子》的主人公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列御寇等等。

除了按时间顺序，《文学史》也按文本内容关联性介绍作品。例如《管子》和《孙子兵法》分别是经济军事方面论证如何富国强兵，所以两者被放在一起介绍；《孟子》和《荀子》中关于人性本恶还是本善的观点是相反的，所以放在一起对比介绍；《离骚》和《韩非子》的作者屈原和韩非都是秦国统一六国过程中死于非命的思想家，其文本母题都是悲愤，所以放在一起介绍。

在这一章节中，《文学史》不仅一一介绍文学作品，同时还对比分析各个作品的差异或者发展，评价各个作者的思想。例如评价墨子学说、孔子教义和老子理论，分析孟子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创新，对比儒家和道家在思想和相关作品体裁方面的差异等等。在对比、分析和评价各个作品时进一步阐释了什么是文学、文学产生的基础以及文学存在的意义。

### 3.3 晚古时期

《文学史》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晚古时期包括两个阶段，即秦朝时期和汉朝时期，文

中按时间顺序先介绍秦朝，再介绍汉朝。

《文学史》认为晚古时期始于公元前 221 年，即秦国最终攻破齐国，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之时。文中将齐国覆灭于秦国比作雅典屈服于马其顿，前两者都是当时文化和学术的中心，却不得不臣服于文化贫瘠但武力胜于他们的边陲地区。在这一小节首先介绍了秦朝在各方面的改革，包括国家行政机构、社会生活、对内对外军事政策、文化政策等。其中对外军事政策是修建城墙隔绝北部游牧民族，即著名的“万里长城”；文化政策是完全杜绝“仁义道德和治国之道”，所以发生了“焚书坑儒”。

随后文中按历史发展顺序简述秦朝覆灭，汉朝建立的大概过程，并指出汉朝延续四个世纪，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晚古时期的最后阶段。在这一部分首先对汉朝时期中国文化发展做出整体评价，再详细介绍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作品。《文学史》认为中国汉朝时期文化生活和智力生活同希腊民族历史上的亚历山大时代相似，即中国文化传播到了邻国，中国语言和文学成为了周边地区文明教养的基本教材。同时还指出这一时期周边国家文化同样影响了中国，正是在这一时期，印度的佛教开始从中亚细亚传入中国。

对汉朝进行整体评价后，《文学史》开始阐述汉朝时期文化的具体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儒学得到政府支持，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朝廷设立“太学”，立“五经博士”。在分析儒学成为官方学说的原因及其影响时，《文学史》相继介绍了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及作品，包括贾谊、董仲舒、马融、郑玄、刘向、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其中涉及的作品包括《过秦论》、《诗经》中的《大序》《楚辞》《史记》《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和《汉武帝内传》。通过对上述作品的总结分析，《文学史》认为从汉代下半时期开始，中国文学内构建起了越来越明显的特殊的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独立的面貌。

本章节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儒学复兴带给文学的深远影响，包括经学的产生和新的文学体裁的出现。汉代经学赋予“风、雅、颂、赋、比、兴”纯文艺学术语意义，即在诗学的范围内构建了文艺学；刘向所辑的《楚辞》说明在屈原、宋玉之后“楚体诗”成为了一个诗的主流并获得了全国性的意义；“赋”这个体裁，本是由屈原、宋玉开创，贾谊继承，在被司马相如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加工后，成为了之后中国文学中最活跃的体裁；乐府诗因汉朝“乐府”的设立和发展，从而变成了一种特定的诗体。

此外，本篇在介绍司马迁及《史记》上也花了相当大的篇幅，主要介绍的是《史记》的分类，包括《列传》部分的列传对象、编排原则、语言特点以及《本纪》和《表》部分中国纪年的真实性。《文学史》认为《史记》中的夏朝并非历史真实存在的，尧、舜、禹等君主也只是传说。《文学史》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非常高，认为其在形式、内容、表现力方面是绝无仅有的，是“整个古代的结晶，由高超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强大的创造想象力所造成的结晶”（刘魁立，吴元迈 2014：299）。

与此同时，本章还多次提到了民间创作。《楚辞》中收集的宋玉的《招魂》，是用咒语这一纯民间文学的材料作基础而写成；刘向创作的《说苑》《列女传》都是对当时的民间故事的文学加工；乐府收集的是民间歌谣；《山海经》虽是地理著作，却包含许多神话和传说；《淮南子》是以神话和传说为表现形式的宗教材料；《穆天子传》描述的是他到西王母统治的遥远的神奇国家去游历的故事；《汉武帝内传》中充斥着神仙、术士和奇迹。

值得指出的是，《文学史》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与中世纪文学之间很难划出明确的界限，因为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古代与中世纪也没有明确的界限。《文学史》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晚古阶段是一个过渡阶段，即文学从古代文学到中世纪文学的过渡，其原因是汉朝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已经有了中世纪文学的特点，例如断代史这一体裁的出现以及宗教力量的初显。

#### 4 高版《世界文学史》中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特点

#### 4.1 编排方式灵活多样

《文学史》中中国古代文学部分以历史脉络为大框架，但在介绍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学具体情况时根据其不同的文学特点采用了不同的编排方式和叙述方法，即并非单一地以作家为主或者以作品为主。上古时期的文学以介绍作品为主，因为那时的作品如《诗》《书》《易》等并非由某一明确的作者编撰，而是由后世多时期的不同学者汇编而成，书中作品按抒情诗、叙事诗和箴言体散文三种不同体裁分类排列后一一介绍；古典时期的文学作品作者大多也不明确，所以这一章节也以介绍作品为主，但作品的排列顺序兼顾年代和内容，即大体上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某些作品因内容相似或对立放在一起介绍，例如《管子》和《孙子兵法》内容都是关于如何强兵富国，前者是从经济角度，后者从军事角度，所以放在一起介绍；晚古阶段的文学以介绍作家为主，因为该时期文学的个体创作身份已经较明确，不同作家也形成了自身创作特点，这一章节介绍了董仲舒、刘向、司马相如、宋玉等作家的作品及其创作特点。

此外，《文学史》并非机械性地汇编作家或者其作品，而是通过考察文学与社会、历史、哲学等之间的影响事实和交往事实，揭示更深层次的文学相关问题：如那个时代作者的概念如何、文学范畴如何、文学产生的基础和意义是什么、文学的社会作用是什么、每一部作品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等。例如在上古时期章节探讨了中国文学的开端、文学如何产生、文辞与文学的区别等问题；在介绍古典时期的文学时考察了当时文学产生的基础、作者创作的最初目的、文学的社会功能以及怎样的作品能列入文学范畴等问题；在晚古时期相关章节分析了文学中新体裁的产生过程、文学与思想、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关系等问题。即《文学史》为读者呈现出的不是一维的时间轴上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排列，而是立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鲜活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进程。

#### 4.2 史论结合、宏观和微观兼具

《文学史》在介绍中国古代文学时史论结合，兼具宏观和微观视角。不论是上古时期、古典时期还是晚古时期，《文学史》在每一部分的篇首都首先介绍该时期的历史，包括重要历史事件，国家、社会生活概况，社会思潮变化等，或详细，或概述。例如，上古时期开端花了两页的篇幅来介绍周朝，包括国家是如何形成、各诸侯国关系以及当时社会的阶级划分等（И. С. Брагинский, Г. П. Бердников 1983: 143—144）。重视历史说明《文学史》重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除了呈现史实，文中还对史实做出判断和评价，例如《文学史》认为古典时期正是各诸侯国在经济、政治上的交流为文化的百家争鸣提供了可能性（И. С. Брагинский, Г. П. Бердников 1983: 155）。

此外，在文学史实呈现方面，文中既有宏观的文学整体情况概述和对该阶段文学的整体判断评价，又有对单部作品内容和语言特点的细致分析。宏观视角，例如在古典阶段章节评价墨子的国家学说比孔子的半宗法制倾向和老子的无政府精神更实用；在古典阶段章节对比分析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核心观念的异同；在晚古阶段章节揭示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思想体系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等。微观视角，例如在上古时期部分详细介绍了《周易》中卦是什么，八卦体系是如何构建，六十四卦辞是什么意思等等；在古典阶段部分详细介绍了《道德经》的格律，在字数上如何构成排偶句，如何押脚韵，如何使用复沓叠词等等。

#### 4.3 善用对比阐释

一方面，文中多用西方概念来对比解释中国古代文学，以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例如，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差异比作欧洲哲学中他律和自律原则的差异；将齐国灭于秦国比作雅典屈服于马其顿；在促进国家文化发展方面将汉武帝比作罗马的奥古斯都；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比作欧洲的颂诗；以古埃及法老机构中管理卷宗的职位来对比解释司马迁“太史令”中“史”的意义，诸如此类。

另一方面，文中常对比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或者同一时期不同流派作家的作品，“在比较之中论述作家与作品的个性与地位，在比较之中发现文学史的构成与发展的特点”（邹建军 2016：82）。例如，在古典时期，孔子筛选汇编了上古阶段的文辞作品《诗》和《书》，并多次在《论语》中提及和引用《礼》等内容，于是这些上古时期的文辞在古典时期就变成了文学作品，而在晚古时期，经过郑玄的编注，这些文学作品又转到哲学领域，成为了哲学著作（И. С. Брагинский, Г. П. Бердников 1983：194）；在古典时期介绍屈原的《离骚》时，对比了其于《诗经》在格律、创作领域、文学性质等方面的区别，说明中国诗歌从上古阶段的民间诗歌到古典阶段的文学诗歌的发展过程；至于对比同一时期的不同作品，上述已经提及过在介绍古典时期文学时将儒家和道家两大学派进行比较，包括其主要思想差异，各个代表作家思想差异，各个作品的体裁差异等等。《文学史》通过共时和历时的对比来展示全面、立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进程。

## 5 可商榷之处

### 5.1 上古神话的缺失

上古神话是文学的口头形式，以口头讲述方式，表达原始人类对自身及世界的认识和猜想。与之产生时间相近的还有原始歌谣，原始歌谣多为歌唱形式，淳朴、自然、简短，与原始人类生产生活相关。原始歌谣和上古神话产生于史前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经后人口口相传，散落记载于各古籍当中，主要为《诗经》《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袁世硕等 2020：14）。

原始歌谣和上古神话反映了原始人类的艺术生活情况，同时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萌芽，对后代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在大部分国内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中，原始歌谣和上古神话总是不可或缺，并且占据首要位置。例如由袁世硕、张可礼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册的第一章“中国文学的源头”的第二节是原始歌谣和上古神话，介绍了《弹歌》《蜡辞》等原始歌谣和“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等上古神话。此外，由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一编“先秦文学”的第一章是上古神话，由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章“上古文学”的第二节也是古代神话。

高版《文学史》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的上古时期以周朝时期作品为主，包括“诰”、《周礼》《诗经》《书经》等。在介绍《诗经》时详细介绍了其中歌谣的韵律、修辞和内容，列举许多包括《蒹葭》《周南·桃夭》《卫风·硕人》等例子。然而，在上古时期这一节中几乎没有涉及古代神话，并且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这一章中都没有提及过“女娲补天”和“夸父追日”等耳熟能详的上古神话。

造成《文学史》中上古神话缺失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例如，袁世硕、张可礼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提到的其在收集、记录、理解上的不易：“原始歌谣和上古神话作为文学最初的样式，产生在史前还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今见作品都凭后人传说和追忆得以保存”，并且“未经系统整理加工，散见于古代各种典籍的偶然记载当中”（袁世硕等 2020：14）。然而，还有一种可能是《文学史》并非无意忽视上古神话，而是故意排除。《文学史》在上古阶段这一节的开篇指出，其认为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是周朝，即认为“夏朝”缺乏史实根据，只是历史传说，而商殷时期流传下来的作品不仅数量少，而且在内容上多已经过周的改编（И. С. Брагинский, Г. П. Бердников 1983：143）。正因如此在上古阶段这一节中其多着笔墨于周朝的文学作品，而少涉及夏或者殷商时期。此外，对文学以及文学作品的定义也会影响《文学史》是否将某些作品纳入介绍的范围。《文学史》认为中国文化最早的典籍是“卜辞”，即刻在兽骨、龟甲和竹简上的占卜记录，但这并不属于文学范畴，“具有文学雏形的是古代统治者的造和誓、卜辞、谚语、征兆、咒，最后是风、雅、颂”（刘魁立，吴元迈 2014：219）。而至于其文学作品的定义是否合理以及上古神话是否属于文学范畴，这些问题需待进一步商

權。

综上,《文学史》中国古代部分上古神话的缺失可能是其无意之失,也可能是其有意为之,这是否是对中国文学史的误读,还需进一步研究讨论。

## 5.2 关于文学史分期的争议

中国国内编撰的文学史分期通常采用“三古七段”(袁行霈等 2002: 12),“三古”即上古先秦两汉时期、中古魏晋至明中叶时期、近古明中叶至“五四”运动时期,“七段”指在三古之下再详细分的七个阶段:先秦、秦汉(上古);魏晋至唐中叶、唐中叶至南宋末、元初至明中叶(中古);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近古)。总的来说,国内文学史多使用朝代更迭划分文学史。朝代兴衰交替导致社会经济水平、文化政策发生变化,进一步影响文学的发展和演变。用朝代更迭划分文学史,既能表现文学史的史学特性,又能表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历程。

而《文学史》则不同,其中使用欧洲传统的历史划分方式来为中国文学史分期,即古代、中世纪、新时代和现代四个时期。初看这样的划分方式可能略显荒唐,因为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文学史中都不会出现“中世纪”和“新时代”等字眼,这样的中国文学史(断代)紧密结合的是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和历史进程。但文学史的不同分期方法体现的是不同的编写理念,也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和认识观念。《文学史》如此划分中国文学史既可以看做是其将西方模式硬套中国文学,也可以理解是其别出心裁。

实际上,按照朝代划分中国文学史存在不少弊端。例如《“世界文学”观念下的中国文学》一文中指出,传统的中国文学史断代方式造成了唐诗、宋词、元曲等固化的印象,但实际上某一种文学体裁并非只存在于某一朝代,任何文学体裁都有一个源起、发展、高潮和衰退的长期过程(潘帅 2020: 31)。此外,张鸿彦在《20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与研究》一文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汉学界曾对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进行讨论,有部分汉学家不主张按照朝代来划分文学史,因为“王朝的覆灭并不表示某种文学过程的终结,且朝代的分期过细阻碍了与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对比和关联,按照大历史的分期不仅可以使对中国文学还不太熟悉的读者更加快速地了解中国文学史的进程,还可以看到某种文学现象”(张鸿彦 2021: 48)。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史》中按世界大历史划分方式对中国文学史分期是为了将中国文学放入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更好地考察其与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这样的划分方式也符合其梳理世界文学整体运动趋势的主旨。

但在更细致的划分上,例如将中国古代文学史按照希腊文学史的划分方式分为了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这样的划分方式是否有其他依据,是否符合中国文学实际情况,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 6 结束语

《文学史》背后反映的国外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甚至是古代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暴露了我国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清楚地认识并改正这些问题,有利于优化我国外宣策略,从而更好地对外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以回应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号召。

首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应该重视以何种方式讲述,以何种手段传播。国内惯用朝代划分文学史,如若不了解中国具体朝代的国外读者,读起我国文学史来显然吃力,并且无法把握文学的变化进程。然高版《文学史》使用世界历史划分方式断代中国文学史,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通过与世界的联系来帮助国外读者理解中国文学,同时也更能凸显中国文学独特的发展规律。这让我们不禁思考,从前我们讲故事,传播文化,是否忽略了受众的理解接受程度?是否只想着要说什么,而忽略了要如何说受众才能懂?中

国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与世界各国大不相同，但不能自恃不同，自说自话。正因为大有不同，文化交流理解不易，所以需要我们具有国际视野，时常观察世界是如何理解中国的，时常思考何种表达方式是更利于理解的。灵活多样的表达方式无疑更有利于打破语言障碍、文化藩篱，让世界看到真正的中国。

其次，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要将“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善于发现和借助汉学家和中国文化爱好者的力量。谈及中国传统文化，外国人印象多为晦涩难懂。以儒家思想为例，典籍众多，古文晦涩，对中国人而言理解尚不容易，对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外国人来说更是难懂。但在高版《文学史》中我们欣喜地发现了作者对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把握之精准，理解之深刻，阐释之清晰。在感慨这些汉学家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扎实潜心的研究精神外，我们也明白了，传播中国典籍和传统文化并非不可实现，外国人并非就一定不懂中国。世界各地存在大量汉学家和中国文化爱好者，他们热爱中国，理解中国，他们乐意向世界展示中国，我们要学会运用他们的力量。例如《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一文在探讨中国书籍对外译介等问题时，提出可通过增加西方学者与中国年轻学者的接触，使其共同影响新经典作品的选材，来解决西方读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缺乏兴趣这一问题（耿强 2010：136）。汉学家和中国文化爱好者们主动克服文化差异来了解中国，他们或许更知道如何对外阐释中国，如何让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吸收他们的能量，借助他们来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考察高版《世界文学史》中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不仅可以为我国本土文学史的编撰提供新思路，同时也可为我国文化外交策略的制定和应用提供启发。就文学史编撰而言，高版《世界文学史》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通过其对中国古代文学材料的筛选侧重、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以及文学史的断代等方面可了解其不同于中国本土的文学史观，为我国本土古代文学史的重写提供新思路，探索新路径。与此同时，高版《世界文学史》为认识我国古代文学提供全新视角，根据书中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可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外学界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哪些地方被忽视，哪些地方存在误读，哪些是全新的解读等，可拓展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启发新的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1]Бердников Г.П. (гл.ред.)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ом1[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3.
- [2]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 世界文学史:第一卷(上)[M]. 陈雪莲,何长有等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 [3]耿强. 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 [4]潘帅. “世界文学”观念下的中国文学[D]. 湖南大学, 2020.
- [5]袁行霈等.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6]袁世硕, 张可礼等.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 [7]游国恩等.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8]张鸿彦. 20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与研究[J]. 俄罗斯文艺, 2021(1).
- [9]邹建军.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另一叙述——对《世界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J]. 江汉论坛, 2016(4).

###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aking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Edited by the Gorky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Liao Yu-q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compil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Gorky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consists of eight volumes and sixteen books, studying world literatu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volving major mainstream countries as Britain,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as well as smaller countries in Western, Eastern, and Northern Europe, and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Asia, Africa, South America, and Oceania that have previously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in literary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has a unique val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compilation of China's local literary history, as well as a new vision for the study of China's literary history. In addition,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reflects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and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oreign promotion strategie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作者简介:** 廖余淇 (1999—), 四川成都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俄语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与文化。

**收稿日期:** 2022-08-11

[责任编辑: 刘 锐]